



深情

■郑茂琦

“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，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。每天，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，是我，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。”

这是作家胡世宗的诗句。他从战士站岗的平凡生活中发现了诗意。委婉深沉的情感，让人在吟咏之间不禁思索：是什么点燃了他的灵感之光？我想，是战士的深情。

诗人艾青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假如你热爱我们的战士，诗意的触角就能发现他们美好的思想情感和心灵的秘密。请学会用战士的眼光来观察生活，用战士的心胸来感受、思考生活，用美丽的语言倾吐自己观察过、感受过、思考过、激动过的种种微澜。

远处，礁石上阿郎湿漉漉的毛发，大山里藏族姑娘身上的红衣，像风拂过腊梅缀满初雪的枝丫，旋起朵朵飞花，带着温润的香气。

本版插图/李 振
版式设计/梁 晨

打 捞

■胡世宗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前几日，有地方单位请我去给他们讲长征，主题是长征途中自然环境严酷恶劣，又有追兵阻敌，但为什么经过长征，红军不是弱了，而是强了？

面对这个主题，我庆幸自己1975年和1986年两次重走长征路。我翻阅着6个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本和留下的数十张已经发黄的珍贵照片，回想着在这条漫漫征途上留给我的一幕幕难忘的记忆。

有些故事，听过一遍就永远地铭记了。在广东韶关仁化城口，我访问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他从亲身经历的一个特殊事件中了解了红军。他叫易牛仔，曾是一家商店的店员。红军一进城，店老板就跑了，留下他看守店门。红军来店里，从不乱拿东西，买什么都按价付款。红军听说易牛仔会杀猪，便请他杀了三头猪，给他杀猪肉。过了几天，国民党飞机来轰炸，炸死了易牛仔怀孕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女。红军像亲人一样劝他不要伤心，帮助他掩埋了妻女，处理后事。红军离去时，易牛仔要随红军走。红军的领导说：“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你还有好几个孩子要照看……”我访问易牛仔那年，他76岁了，有两个儿子，5个女儿，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。说起这段往事，泪水又止不住地从他那干涩的眼里流淌出来。

长征路上的老百姓，就是从红军指战员的言行，在心里认定：这些扛枪的人啊，像亲人一样温暖。

过草地之前，每个红军战士分得一二公斤的麦子。大家把这麦子看得和生命一样的宝贵，都用干粮袋把它仔细地装起来，走路背着它，睡觉枕着它，就靠这么点儿口粮，要走出茫茫的草地呀！

一天，队伍过水草地时，忽然听到孩子的哭声。孩子的哭声很凄惨，令人心痛。大家到了跟前才发现，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坐在路旁。孩子皮包骨，很是可怜。他们的亲人被白匪杀害了，住的破房子也让白匪给烧了。母子三人逃出了虎口，但却无家可归，饥饿正折磨着他们。

队伍继续前进时，大家发现战士

谢益先不见了。不一会儿他自己追上了队伍，但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比如，以前一到宿营地，他就忙着帮大家拾柴、烧水；现在只要一放背包，他就一个人悄悄走开了，等大家吃完了随身带的干粮，他才露面。后来大家发现，他在大家吃东西时，一个人跑一边去扯把野菜吃，有时连野菜也吃不到。班长就问他，他总说他还有粮呢！实际上，他走路总打晃，时常紧裤带。这些细节被大家看到眼里了，只是见他工作丝毫也没松懈，每次往远一点的地方送信都会有他，也就没多想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躺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。临牺牲时，还喃喃地叨咕着：“那两个孩子不知怎么样了？”

队伍走出草地那天，大家又看到了那个面黄肌瘦的妇女。她仍带着两个孩子，手里多了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干粮袋，上面有白线绣的一个“谢”字。

红军战士谢益先，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。那妇女和孩子，与他非亲非故，但他毅然决然地宁可饿死自己，也要把仅有的干粮送给她们，让她们活了下来。

什么是红军？红军是视百姓为亲人的队伍，是人民的子弟。这样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遇见亲人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都有数不清的亲人来帮助。

那天，我讲完以后，他们单位的领导起身与我握手，说我讲得很恳切，给他们心里燃起了一把干事业的火。我说，重走长征路时，我曾问自己，重走意味着什么？我琢磨出两个字——打捞。我们十分需要打捞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珍宝，但我们更需要百倍、千倍地创造。



作家小记

胡世宗 作家、诗人，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，创作出版文学专著72部（含17卷《胡世宗日记》），主编、编选文学作品集46部，有作品收入中小学课本，曾获中宣部“五个工程”奖。

故事 兵阵

长征

第5315期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军令状

■戴永洋

转到炊事班一年了，黄梓峻清晰记得刚来时的场景。那是一个下午，指导员郑重其事地问他：“我打算安排你去炊事班，愿不愿意？”

黄梓峻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满脑子在想，我连锅铲都不会用，干炊事员能行吗？心里这样想着，嘴上却说出另外一句话——服从组织安排。

“服从组织安排”，简单的6个字，像一道军令状，开启了黄梓峻的炊事员之旅。进了炊事班，黄梓峻什么不懂问什么，什么不会学什么，经常是一脸灰一身油，好几次因为动作不熟悉还弄伤了手。如今想来，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时光！

一天，轮到黄梓峻掌勺。就在最后一个菜出灶时，旁边帮厨的战友一边抹着嘴一边笑着说：“哎哟喂，黄大厨，几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，你这菜做得可以！”那一刻，黄梓峻的鼻子一酸，感觉所有的辛劳都烟消云散了。

就这样，黄梓峻在炊事班扎了下来，成了炊事班的一名老兵。兵龄越长，责任越大。这不，一天中午，指导员又找到他：“小黄，炊事班长马上要休假，炊事班不可一日无主，所以我打算让你来当炊事班的临时负责人，怎么样？”

“服从组织安排！”这一次，黄梓峻发自内心的回答响亮干脆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村民们在官兵的护送下抵达部队营区。营区成了村民的临时安置点。

战士杨哲程在营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女孩，小小的身躯紧紧蜷缩在一起。杨哲程看不见她的表情，只听见她嘴里反复念着一个名字。

“小姑娘，吃点东西吧。”杨哲程拿出饼干递给小女孩。

女孩抬头看了一眼杨哲程，然后又把身子蜷缩在了一起。

“那是你家人的名字吗？”杨哲程有些担心地问道，可没有得到回应。杨哲程有些疑虑，便去找排长王刚汇报。王刚也是没有耽误，随即找村主任询问情况。

“你说的是小格桑吧，你们误会了，她念叨的是一只狗的名字，那只小狗叫多吉，这些年一直陪着她长大，可是这次雪崩，多吉丢在了山里。”村主任向他们解释道。

“唉，小格桑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啊，她的父母三年前上山采虫草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这孩子说过完整话，多吉是她最好的伙伴。”村主任继续缓缓说道。

当天凌晨，营区里漆黑一片，只有门口的哨亭有一束灯光在闪烁。杨哲程挺拔地站在哨亭里站岗，突然，他皱了皱眉，转头望向了东汝村方向。他那原本贴紧裤线的手，用力地攥了起来。小格桑无助的样子，在杨哲程的脑中来回浮现。他使劲摇了摇头，目光渐渐亮了起来。

凌晨两点到了换岗时间，杨哲程和战友交接之后，径直走向排长的宿舍……

两个月后的东汝村，一只小黑狗和一个穿鲜红衣服的小姑娘，在土路上互相追逐着。不远处，一个穿着军装、身形笔挺的人静静伫立。小黑狗叫了一声，红衣小姑娘猛然回过身，望着杨哲程那熟悉的身影，轻轻挥了挥手，红扑扑的小脸蛋上露出了一丝灿烂的微笑，喊了一声：“哲程叔叔。”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青岛岛很小，小到只有0.06平方公里。

多年前，岛上巡逻查滩的战士在海边礁石上，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。它浑身是伤，湿漉漉的毛发拧成了一个疙瘩。战士们猜测，它应该是从渔船上不慎落入海里，历经惊涛骇浪，才漂到青岛岛的。他们将小狗带回连队，给它细心包扎，喂水喂饭。小狗的伤一天天好起来，眼里也不再有了刚上岸时的恐惧、悲戚，还有了个很温暖的名字——阿郎。

战士们在连队门口的大榕树下搭起一个舒适的小房子，让阿郎安心住下来。那时的它不过一两岁的样子，喜好嬉闹。每天训练执勤一结束，大家你逗它打滚，我引它转圈，他教它倒立。阿郎很快掌握了更多基本功。它好奇心特别强，尤爱恶作剧。它时常埋伏在路旁树丛中，当战士经过，就龇着牙突然冲出来，直到战士们假装胆战心惊的样子，它才摇着白尾巴尖，欢快地哼唧着，仿佛从中得到极大满足。

和官兵一起守在岛上的阿郎，自觉充当起“哨兵”。战士们休息时，稍有风吹草动，阿郎即发出“警报”。每当值班员夜间查哨，阿郎听到闹钟，第一时间冲进宿舍，把鞋子叼来，咬着手电，一头冲进夜幕中，奔向哨位。有它壮胆，再黑的天，再密的林，也不觉得害怕，以前经常出现的毒蛇，也不敢露面了。后来，官兵见它胆识过人，每次执行任务，都愿意带上它。

阿郎几乎什么都能干，包括抓耗子。阿郎上岛后的第二年，让战士们头痛的老鼠就绝迹了。也许正是阿郎的独特作用，官兵视它为亲密战友，成为守岛生活的一部分。

阿郎还能识别军人和老百姓。见了连队官兵，包括上级机关从未来过的

海葬

■吕高排

领导，它也不叫。要是来个不穿军装的人，它可就吠得没完没了。

再后来，阿郎年龄越来越大，执勤路上，它已经渐渐跟不上战士的步伐，远远地落在后面。还有的时候，它跑着跑着就摔跟头。

官兵知道阿郎的日子不多了，悄悄在山顶找了一块僻静的地方，打算在它死之后，把它安葬在这里。

可是，阿郎却失踪了！官兵四处找，每一个哨位，每一处洞穴，每一片训练场，大家都找遍了，仍然没有阿郎的踪迹。

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看监控。大家分工盯着几台监控，一帧一帧地看，终于发现了阿郎的身影：凌晨1点，阿郎从那棵老榕树下跑出来后，就径直奔向了海边。在最后一个监控画面中，阿郎半个身子浸在海里，海浪一次次将阿郎打回岸边，它又一次次游向大海深处……

战士们都在猜想，阿郎到底要游到哪里？这时，一个刚上岛不久，但和它关系最好的小战士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。他指着屏幕上那个逐渐消失的黑点说：“可能，阿郎是选择了海葬……”

云端那抹红

■张一吴凡

风轻轻地吹，云自在飘，一只小黑狗在东汝村的小道上奔跑着。一个身着红衣、面带笑容的藏族小姑娘轻声呼唤着小狗的名字，随即用手轻轻摩挲着小狗的头，而那只小狗则摇着尾巴回应着小姑娘的抚摸。

这个冬天，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又迎来新一批戍边战士。

月光透过稀薄的云层，洒在营房的屋檐上，一声哨响打破了这本该宁静的夜晚。紧急集合哨响了，营区宿舍里熟睡的战士们，一个个迅速从床上爬起来。离营区不远的东汝村发生了雪崩，部队接到前往救援的命令。

深夜的日土县寒意逼人，通往东汝村的路被厚厚的积雪掩埋。排长王刚带着战士们用铲子挖出了一条小路，一直通往村子的后山。从后山的山坡上，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用绳索爬了上去。历经一番周折，战士们终于翻入了村子。在村子一角，他们寻到了村民。

“乡亲们还好吧？”王刚询问一位老者。

“都好，大家都聚到了这里，侥幸躲过一劫！我是东汝村的村主任。”那老者说。